

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涂林念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于四川省合江县汇入长江，流经云、贵、川3省4市16县（市），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在干流修建水坝、水库的一级支流，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赤水河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水文特征，酿造出众多美酒，仅遵义段流域两岸就有茅台、习酒、国台、宋窖等众多优质白酒企业，赤水河也被誉为“美酒河”，遵义境内的茅台段更是“不出百米必有酒香”。

仁怀市茅台镇椿树村位于赤水河茅台段下游，占地9.8平方公里，是茅台镇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村里现有108家酒企。

“我们村的人，不是开办酒厂，就是在酒厂里上班，大家对赤水河的情感很深厚，保护赤水河的意识很强。”椿树村村委会副主任赵产波说。

### 保护从源头开始

千溪入河，百河汇江。

在椿树村，有三条溪水流进赤水河。为了从源头上保护赤水河，自2018年起，椿树村的酒企共同出资聘请巡溪员巡查溪沟保护水源，今年38岁的熊小兵就是村里的首位巡员。

一大早，熊小兵就来到椿树沟的源头开始巡查。“椿树沟的旁边有两根管道，一根是村民饮用自来水管道，一根是生活废水排放管道。”熊小兵边说边认真查看管道。

近期溪沟里的水流不大。熊小兵跳进水沟，弯腰盯着水流看了一会儿对记者说：“你看水很清澈，说明没有问题，如果水里有白色泡沫或者呈现白色，那就有可能是被污染了。”

“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来‘确诊’？”记者问道。

熊小兵打开随身携带的袋子，拿出两盒试剂后说：“这是快速检测包，把水滴进试管，静置5分钟再观察颜色，就可以根据试剂的颜色判定水有没有被污染，主要污染物可能是什么。”

熊小兵取水操作了一遍，根据试剂的颜色得出结论：水质很好，没有被污染。

检测完水质的试剂，被熊小兵小心翼翼地装进另一个袋子里，这些试剂将被回收集中处理。

“如果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污染的情况，我们要查找到污染源并向当地政府报告，以确保及时得到处理。”熊小兵说。



长江大保护十周年  
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

# 椿树酱酒香 清水入长江



赤水河椿树村段。

### 只留酱酒香

椿树沟往下流淌，要途经十多家酒企。熊小兵的日常巡查内容之一，就是挨家查看酒企有没有污水漏流的情况。

在聘请巡河员之前，椿树村的每家酒企都会安排专人查看水源和排水情况。

前些年，仁怀市引进贵州仁怀碧水源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落地椿树村，与仁怀市水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修建了兰家湾白酒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中小型酒厂生产中产生的废水。

花烧酒业在椿树村属于小型酒厂，2012年办厂之初，负责人罗永洪就决心“花心思、酿好酒”，打造一个小而精的白酒企业。

“以我们厂为例，28个窖池一年产白酒大约240吨，产生的发酵污水大约50吨。而更多

的废水产生于清洗工具、设备以及洗地，一年大约产生废水1000吨。”罗永洪说。

2012年，椿树村开始实施污水集中处理后排放。

“对于我们来说，集中处理污水降低了生产成本，更省心也更放心。”罗永洪说。

花烧酒业和相邻的5家中小酒企共用一根排水管道，废水顺着管道流向400米外的兰家湾白酒废水处理厂。经过处理的废水，最后变成了干净清澈无味的清水。

该厂厂长张宗洪说：“从污水变成清水，要经过11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清除污染物的任务。达到排放标准的水可以用于园林绿化、景观水补充、冲洗厕所等。”

### 清水入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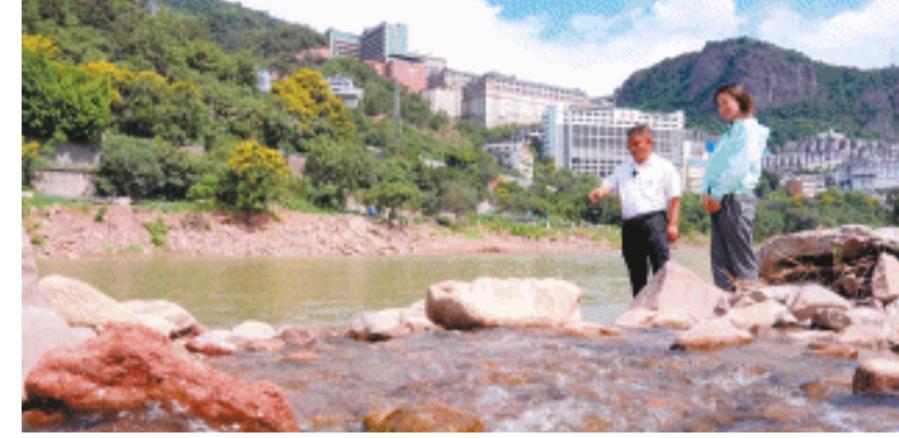
顺着椿树沟往下游走，干净清澈的溪水汇入赤水河。河道保洁员邬家明正在清理涨水时冲来的垃圾，兼任赤水河椿树段河长的椿树村党支部书记程绪海也在附近巡河。

2017年，遵义市分级分段全面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组织体系，建立河长制，提升流域统筹协调能力和效率，推动生态环境得到更好保护。仅赤水河遵义段就有1284名河长。

作为河长，程绪海每月至少要巡河4次，汛期更频繁一些。在村里，除了兼任河长的村支书，还有村委会副主任、村民组长、巡河员都要共同来保护赤水河。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河道、溪沟的清洁，监督企业污水排放和处理。”程绪海说。

此外，村里还聘请了4位保洁员清运垃圾，全方位保持整体环境清洁。在赤水河和三条溪沟100米以内所有的地方，都实行牲畜退养、缩养，30米以内禁止养殖。



椿树沟从此处汇入赤水河。均为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郑海海 摄

## 向秋山

邱凤姣

过去。

丽霞在小山村长大，打过工，开过杂货店，和丈夫一起去云贵州做过工程。五年前决定在这个山谷里办养牛场，选址、搭牛棚、培训、办证……别人望而生畏的事，她做得行云流水一般。五年过去，丽霞俨然成了养牛专家。养牛场除了年底宰杀和贩卖的牛，目前有五十八头牛，另外还养着二十只黑山羊。

我一趟趟地走向秋山，来山谷里找丽霞，听她讲江湖上的故事。长期的风吹日晒，这个中年女人浑身镀上了一层赤铜色。她爱开怀大笑，两颗莹白的小虎牙一闪一闪。太阳毒辣，她只戴一顶草帽在野地里穿梭。看我凉帽、墨镜，外加一把遮阳伞，还随身带着防晒喷雾，她得意地说：“我的皮肤是这样变过来的：白皙，蜜色，小麦色，古铜色，腊肉皮。这是一个劳动妇女健康的标志。”

我不止喜欢跟着丽霞和她的牛羊在山里徒步，更为她讲述的人与物的世界着迷。她识得这山里无数的药草，还熟悉附近山头古老传说。她带我去见一棵茅草中的罕见的兰花。这棵无绿叶、花萼粗壮、穗状花朵褐黄的兰草名为“无叶美冠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丽霞说，这种无叶美冠兰是偷挖者梦寐以求的，植株售价高，她得盯着不让人给偷挖了。

我问她想过挖回去卖掉吗？她瞪大眼睛说：“这样美好的植物，属于这座山，就让它在这里安然生长繁殖。我敢告诉你，就因为你是爱花懂花的人。”她捡了几块石头，似乎不经意地圈起兰花，说做个记号，既不让偷挖兰花的人看出来，又方便我以后容易找到兰花。

我和丽霞过了小湖，又绕过一个鱼塘，荒草路代替了砂子路，路的尽头就是养牛场。拴在牛棚上的三只黑狗，直往我们身上扑。丽霞的老公闻声从小木屋里打着哈欠出来，丽霞说老公值夜班，她管白天。

牛棚的不锈钢栅栏敞开了，五十八头耳朵上挂着编号牌的牛陆续走出来，甩着尾巴去山上的一个盆地。一头大黄牛落在后面，不断地抬头悲鸣。丽霞惋惜地说，黄牛的宝宝生下不到一个月，因为奶水不足夭折，黄牛妈妈就这

么悲伤地呼唤，已经有半个月了。丽霞手握斧刀在前面开路，同时教我辨认药草：淡竹叶清热，地茶止咳，钩藤是传统中药。茂密的灌木中间，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红果子，她说这是中华五味子，用于益气强肝。她又指着岩壁上的一株草说：这个猪脚，能治疗风湿关节炎。大概山间的植物无一不是药草，丽霞如数家珍，我直看得眼花缭乱，一转眼便忘了各种名字和作用。

一只长尾鸟从松林上空腾起，掠过我们头顶，啁啾一声，轻盈地俯冲而下，消失在树丛中。阳光透过枝叶，在林间草地上投下无数泡沫般的金色光斑。丽霞继续开路，手起刀落之间，荆棘敞开，光斑飞舞。旧年的小径落叶斑驳，通往深林的秘境。在我们越走越远的时候，叮当的牛铃声穿透深山的寂寥，铺满耳际。

## 潘老师的笛子

刘志宇

时光如潺潺溪流，悄无声息地流淌，带走了岁月的痕迹，却带不走珍藏在心底的温暖回忆。近日，老父亲去看望50多年前的老同事，还将见面的照片发到了微信群里。我点开照片，瞬间被深深触动，照片中的人，竟是儿时教我吹笛子的潘老师夫妇。

我就读的那所学校离家里不过一里多地。父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我兄妹四人年龄相近，我入学后，几个妹妹也陆续欢快地踏入了校园。每到新学期开学，班上的同学们都早早拿到了崭新的课本，而我们几人的小书包却依旧空空如也。回到家，我们吵吵闹闹地向母亲要新书，母亲总是温柔耐心地安慰我们：“你父亲是老师，得先把新书发给其他同学，别急，过几天就轮到你们了。”那时的我们哪里懂得，父亲那微薄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我们兄妹几人的学费，每学期开学，他只能先给其他同学发书，最后用欠条为我们换来新书。

那是上初中时的一个清晨，一阵悠扬的笛声顺着那条崎岖的上学山道，飘进了半山腰上我家的青瓦平房。我赶忙走出房门，站在院子里，静静地聆听着美妙的笛声，心里想着这声音定是从学校传来的。在当时的农村，大家熟知的乐器大多是二胡和唢呐，吹笛子的人少之又少。

匆匆回到屋里，胡乱扒拉了几口早饭后，我便背着书包往学校跑去。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个瘦瘦高高、五官轮廓分明，有着高颧骨和浓眉毛的陌生青年，正靠在大门旁的青石板门槛上专注地吹着笛子。我快生生地喊了一声：“老师好。”那笛声清脆悦耳，如溪水叮咚流淌；抑扬顿挫，似山间鸟鸣婉转。我一下子被定在了原地，站在校门口，双脚仿佛被钉住一般，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我才和小伙伴们跟着吹笛子的老师走进了教室。

“我姓潘，刚调到学校，以后你们的音乐课由我来上。”潘老师简单的

翻耕快乐  
与星空对话  
遥望一颗星 眼睛眨巴眨巴  
通体的亮点讲述调皮的话  
夜幕给心灵一个栖息的家  
  
一钩弯月钓着思绪的秋千悬挂  
几坛桂花酒  
能否把嫦娥寂静的脸  
醉成几抹红霞  
  
鹊桥的神话  
是否发出新芽  
重新用人间的温馨糅合钢筋搭架  
银河才不是装满热泪的抛洒  
  
曙光伴随朝霞  
把灿烂放大  
撑起愉悦的支架  
驱动快乐的犁铧  
翻耕岁月  
让心情四季开成繁花

曾新友

### 有些气息已经醉卧

春天遇上花朵  
有些气息已经醉卧  
夏天望见红荷  
显露当初冒出的一团心火  
秋天靠近一园酸果  
姿态依旧带着落寞  
  
翻越深沉 优雅穿行  
听流水奏乐  
闻飞鸟对歌  
宽阔心的江河  
对接愉悦的渡口  
释放快乐的船舶

### 幸福的墙角

清幽的林荫小道  
护着心的火苗  
激情在燃烧  
神交放下的包袱  
为生活通窍  
  
高傲的眉梢  
俘获别人向往的骄傲  
树是鸟的归巢  
水是鱼的通道  
友情的霞光降落在  
一个幸福的墙角

### 快乐挤占时光

两截导电的铜线  
一联通  
时间就被快乐挤占  
从气色上 翻阅老乡  
朝霞盖过来 红光满面  
  
跳闸的时段  
煎熬着情绪  
明月在一朵乌云过境时沦陷  
牵挂成为习惯  
翘盼葱绿中闪烁那抹亮光

### 赏红荷

与久违的美丽相遇  
脸上长着火辣的诗句  
是否等待  
吻火的人迎娶  
  
花开的试题  
翻烤旧事  
激情幻化成葱绿中的标新立异  
秋季的答卷里把往事连根拔出  
去年“七宝”连通的藕丝  
究竟留存心中何等秘密



胡伟 供图

时光如潺潺溪流，悄无声息地流淌，带走了岁月的痕迹，却带不走珍藏在心底的温暖回忆。近日，老父亲去看望50多年前的老同事，还将见面的照片发到了微信群里。我点开照片，瞬间被深深触动，照片中的人，竟是儿时教我吹笛子的潘老师夫妇。

我就读的那所学校离家里不过一里多地。父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我兄妹四人年龄相近，我入学后，几个妹妹也陆续欢快地踏入了校园。每到新学期开学，班上的同学们都早早拿到了崭新的课本，而我们几人的小书包却依旧空空如也。回到家，我们吵吵闹闹地向母亲要新书，母亲总是温柔耐心地安慰我们：“你父亲是老师，得先把新书发给其他同学，别急，过几天就轮到你们了。”那时的我们哪里懂得，父亲那微薄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我们兄妹几人的学费，每学期开学，他只能先给其他同学发书，最后用欠条为我们换来新书。

那是上初中时的一个清晨，一阵悠扬的笛声顺着那条崎岖的上学山道，飘进了半山腰上我家的青瓦平房。我赶忙走出房门，站在院子里，静静地聆听着美妙的笛声，心里想着这声音定是从学校传来的。在当时的农村，大家熟知的乐器大多是二胡和唢呐，吹笛子的人少之又少。

一天放学后，我们正在家里堂屋中间的小饭桌上做作业，父亲走进堂屋，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一个长长的精致小盒子，对我说：“这是潘老师送给你的笛子……你要好好跟着潘老师学吹笛子。”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从那以后，我那土砖瓦房里便时不时传出五音不全的笛声。潘老师夫妇是哪一年离开小山村的，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潘老师送给我的那支笛子的样貌却一直铭记于心。那支笛子是金黄色的，带有漂亮的彩纹，由三节组合而成。

如今，看着照片中潘老师夫妇略显沧桑却依旧亲切的面容，那些与笛子和他们有关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岁月或许改变了人的容颜，但那份纯真的师生情、那些美好的童年记忆，将永远在我的心中熠熠生辉。